

初恋岁月



初恋岁月

湖南人民出版社



本书根据埃及现代书局
一九七五年第一版译出

初恋岁月

[埃及]穆斯塔法·阿明著

吴茜萱 朱威烈译

责任编辑：康曼敏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84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542,000 印张：23.5 印数：1—61,100

统一书号：10109·1823 定价：3.10元

艾哈迈德·叶海亚：

穆斯塔法·阿明的这本书，旨在让我国青年了解本世纪三十、四十年代埃及政界的内幕。年轻的读者将第一次通过故事的形式明了那段时期政治的奥秘。

这个故事，贯串着爱情、斗争、苦难和欢乐。作者的笔如同一架摄影机，拍下了当时埃及社会的风貌，反映了脑满肠肥的富翁与一贫如洗的穷人，权势人物和广大工人之间的斗争。

中东广播电台曾选中这个故事播放，在斋月里^①，它吸引了埃及和阿拉伯世界千百万名听众。它使每一位父亲看到了他的过去，每一个孩子看到了他的将来。

最后，埃及的政治内幕通过故事中主人公们的活动，形成了一本书，读者将只能透过门缝才会窥视到这些内幕。

^① 伊斯兰教规定，穆斯林在该教教历太阴年的九月斋戒一个月。

译者序

穆斯塔法·阿明，生于一九一四年，是埃及报界著名的事业家和现代作家。他出身世家，父亲曾任埃及驻美国公使，母亲是埃及民族领袖、华夫脱党创始人萨阿德·扎格卢勒的义女。穆斯塔法·阿明从开罗的大科普特学校毕业后，赴美留学，获乔治敦大学政治学院学士、硕士学位。自三十年代起，他便在埃及的报界工作，先后担任过《意愿》杂志、《鲁兹·优素福》杂志编辑，《最后一点钟》周刊副主编（1938—1941），《星期一》周刊主编（1941—1944），《金字塔报》消息版主编（1939—1946）等职。一九四四年，与其同胞兄弟阿里·阿明发行《今日消息报》，接着，又主办《最后一点钟》周刊（1946）、《最新时刻》杂志（1949）、《消息报》和《新一代》杂志（1952）。一九五二年七月二十三日埃及革命胜利后，《今日消息报》被收归国有，穆斯塔法·阿明任副主编，以后又被任命为新月出版社董事长、《图画》周刊主编。他辞职赋闲前担任的最后公职是《今日消息报》主编（1974—1976），现在仍常为《今日消息报》和《消息报》撰稿。他毕生从事报刊工作，享誉已久，有埃及新闻界“精神之父”之称。

埃及自一九一九年革命后，反对英国占领、争取民族独立和民主权利的运动此起彼伏，不断高涨。穆斯塔法·阿明受家庭和社会影响，从青少年时代起，就积极投身反对封建统治和殖民主义压迫的政治运动，参加罢课、游行，曾被学校开除；从事新闻工作后，更以辛辣的笔调，激烈抨击穆罕默德·马哈茂德和伊斯

梅尔·西德基内阁，因而多次被捕入狱。仅一九五一年一年，他就因攻击埃及封建王室而遭捕二十六次之多。由纳赛尔领导的自由军官组织，于一九五二年推翻了法鲁克国王的君主政体，禁止一切政党活动，穆斯塔法·阿明原先拥戴的华夫脱党，也在取缔之列；他身居新闻界要职，但文章尖锐，毫无顾忌，终于在一九六五年七月，以“重大叛国罪和间谍罪”被捕，直到萨达特总统执政，粉碎了“权力中心”的阴谋活动，才于一九七四年宣布他无罪释放。

穆斯塔法·阿明写有大量的作品，包括小说、评论、书简，内容大多涉及埃及的政治生活。他为数不少的长篇小说，均系一九七四年出狱后创作，如《狱中》三部曲、《不……》、《海亚姆小姐》、《爱情国王陛下》、《从一到十》等，一般都先在《今日消息报》上连载，尔后出版成书。这些小说反映的，多半是三十年代的埃及。

《初恋岁月》是作者一九七五年发表的作品，两年后即被搬上银幕，深受读者和观众、尤其是青年人的欢迎。故事的主人公穆罕默德，是一个穷苦工人的儿子，因为擅长踢足球，学习成绩出众，破格进了贵族子弟中学，享受免费待遇。在学校里，他为班上的公子哥儿代写情书，碰巧结识了前大臣的女儿纳吉娃。只是由于他拒绝了纳吉娃的求爱，被当局开除，不许进任何公立学校继续学习。穆罕默德四出奔波，寻找工作，以维持一家的温饱。在华夫脱党与西德基内阁的斗争中，他帮助了华夫脱党人，从而进报社开始了他的记者生涯。穆罕默德的父亲参加罢工，被反动军警殴打致残，精神失常。穆罕默德在暗杀内政部长国务大臣欧尼的过程中，与出身穷家的欧尼的妻子佐贝黛相爱。小说通过穆罕默德与佐贝黛和纳吉娃之间关系的发展，烘托出了三十年代动荡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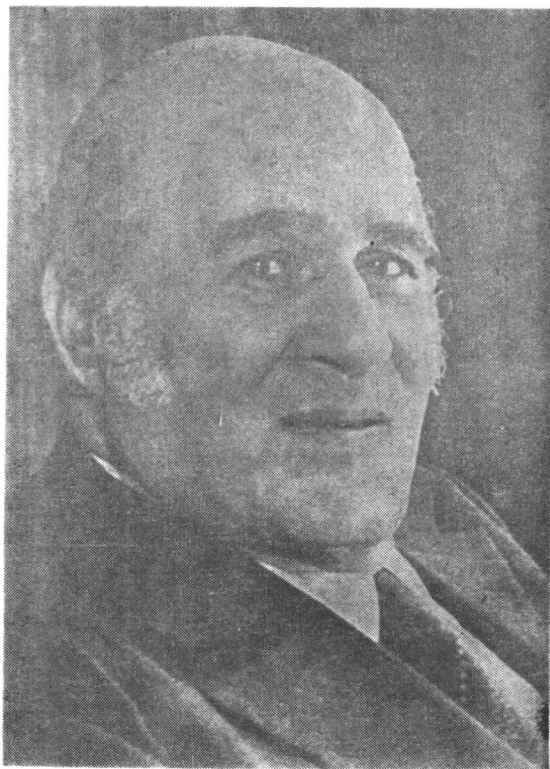
埃及社会。揭露了上层社会的糜烂,反映出劳动人民的困苦,其间穿插着工人为维护“一九二三年宪法”举行的罢工、反动内阁搞伪选举、华夫脱党与伊斯梅尔·西德基政府的反复较量等一些真实的历史事件。

穆斯塔法·阿明观点鲜明,使用的是明白流畅的新闻体语言。他在塑造穆罕默德、佐贝黛、努哈斯、萨米赫等人物形象时,都非常注意把他们放在生活气息浓厚的环境中去发展,不断挖掘他们的思想感情,细腻地刻划他们的心理活动。作者熟悉当时的社会,了解他笔下的人物,即使是国王、首相、大臣、驻外大使,乃至开设地下妓院的鸨母头子这样的反面人物,也都勾画得轮廓分明,浓淡适宜。

此外,应当指出的是,书中的许多政界要人,如西德基首相、努哈斯主席、艾哈迈德·马希尔博士等,都是真名实姓;埃及现代诗王邵基与被誉“东方之星”的乌姆·库勒苏姆,也都是埃及现代文学、艺术史上大有声名的人物。他们的活动、轶事,无疑会使读者感兴趣。

我们是在埃及先看了《初恋岁月》的影片后才萌发翻译这部小说的想法的。作者获悉他的作品将介绍给中国读者,曾来信致谢,并寄来了他的生平简历,表达了他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本书从一九八二年动手翻译。我们两个一人在北京,一人在上海,联系诸多不便,修润校核工作进展较缓。多亏编辑同志抓得紧,一环扣一环,才使本书顺利问世,我们谨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一九八四年九月



穆斯塔法·阿明

赛义迪亚中学的阿拉伯语教师阿卜杜·拉乌夫谢赫^①步履踉跄地走进五年级教室，学生们磨磨蹭蹭地从座位上站起身来向他致敬。可是，他没有答礼，也没有象往常一样引这样两句诗来挖苦那些坐着不动的学生：

怀诚意，须起立敬礼。

尊师长，应视同天使。

学生们相互使着眼色，有的在悄声说道：

“谢赫来校前，准是让他老婆揍了顿屁股。”

阿卜杜·拉乌夫谢赫满脸轻蔑的表情，把他头一天改好的作文簿往讲台上一扔，接着从中抽出一本，转脸面向学生，身子象是重重地挨了一锤似的，又晃晃悠悠起来。

谢赫晃动的时候，他褐色脸膛的额顶上戴着的白色大缠头巾

① 谢赫：原意为老人或长者，在家庭和社会中往往作为对人的尊称。

和架在他那双鹰隼似的眼睛上的黑边大眼镜，都一起在颤动，还有他厚嘴唇上方的长髭、套在他颀长身子上的宽大长衫，也在抖动。而比缠头巾、眼镜、胡子和长衫战栗得更厉害的，则是他的肚子。

要是五年级的学生上过地理课，知道大地的颤动名叫地震，它通常是火山爆发的先兆的话，那么，他们就会懂得，阿卜杜·拉乌夫谢赫的战栗乃是大祸即临的一个信号。

当学生们听说阿卜杜·拉乌夫谢赫家中没有人归天，他的妈妈、妻子和女儿都安然无恙，死掉的只是阿拉伯语的时候，他们都松了一口气。

阿卜杜·拉乌夫谢赫站着，在悼念阿拉伯语。他好象在《金字塔报》的丧事栏里读到了一位亲密朋友的讣告。没过多久，学生们便发现了，杀死老师知己的原来正是他们自己！

谢赫说，他在阅读他们的作文时，看到阿拉伯语当着他的面遭到了杀戮，鲜血直淌，它是在通衢大道上被暗杀的，脊背被匕首、刺刀捅得稀烂。

阿卜杜·拉乌夫说话带着哭音，手里挥着簿子，似乎要批自己的双颊。他的声音时而发颤，时而激昂，他已经从吊唁阶段转入到了要求报仇雪恨的时期，最后他象是要检察长向刑事法庭起诉，处死这个由杀人犯和刽子手组成的恶贯满盈的犯罪集团。

坐在凳子上的学生，充当着被告，他们装出愁眉蹙额、忐忑不安的样子，仿佛是呆在被告席上的凶手。马哈茂德·布希不时地用上衣袖口擦眼泪；阿里·法塔希掏出一块大手绢高声呜咽着，使人觉得他是激动到了极点，泪水都从鼻子里流下来了；许多学生都用手遮住了他们脸上调皮的笑容，还有一些学生则低着头，似乎很难为情，深感后悔，其实，他们正在偷偷地看放在膝头上的戏剧杂志和言情小说。

阿卜杜·拉乌夫谢赫在“追悼会”上继续说道：

“你们与西贝威^①之间一定积有宿怨，艾布·爱斯瓦德^②准是杀死了你们的父母，不然，应届高中毕业生怎么会连动词KaNa的姐妹词都不懂？！”

易卜拉欣·穆纳斯特利打断了他的话：

“因为我们年纪还轻，还不认识那些姑娘！”

易卜拉欣·穆纳斯特利的俏皮话使阿卜杜·拉乌夫谢赫怒不可遏地又嚷道：

“现在不是开玩笑的时候！我们在为你们的失败开追悼会，而不是为你们的胜利开庆功会！你们象洋人一样，居然从左往右^③写阿拉伯文，你们作文中的字字句句简直就是在大马路上丢丑行为，是公然侮辱阿拉伯语语法的犯罪行为！”

“感谢真主，阿拉伯语的年龄已超过十四岁啦，因为强奸幼女可得坐班房呢！”马哈茂德扯着嗓子叫道。

“住嘴，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阿拉伯语是你的母亲，是你的姐妹。”阿卜杜·拉乌夫谢赫吼道。

阿里·法塔希笑了，轻声说道：

“我跟他的母亲倒很熟。”

马哈茂德·布希用胳膊狠狠地捅了一下阿里，阿里痛得直叫。阿卜杜·拉乌夫对他俩的争吵置之不理，又继续说道：

“侮辱阿拉伯语，在任何一项法律中，都是犯罪行为。你们怎么会昏了头，把主语变成宾格，宾语变为主格，而主格的词又摇

① 西贝威（约卒于796年），阿拉伯语语法巴士拉学派的领袖，著有《语法》一书。

② 艾布·爱斯瓦德（605—688），阿拉伯语语法的奠基人之一，著有《阿拉伯语语法的基本原理》。

③ 阿拉伯语属闪含语系，书写应自右往左。

身一变，成了属格。这是蓄谋已久的反对阿拉伯语的阴谋。”

易卜拉欣·穆纳斯特利又打断谢赫的话，说道：

“老师，我们都搞胡涂了，因为在英语语法里，主语是宾格的。”

学生们哄堂大笑，阿卜杜·拉乌夫没有听懂这句俏皮话的意思，他冲着学生喊道：

“我很清楚，英语中的主语是宾格的，因为英国人的所作所为全是地地道道的诈骗^①！”

学生们纷纷鼓掌，对阿卜杜·拉乌夫谢赫的爱国主义精神表示敬佩，然后又嘻嘻哈哈地笑起来，因为谢赫对英语一无所知，英语是没有主格、宾格、属格之分的。

阿卜杜·拉乌夫象怒狮般吼道：

“你们是在为自己的失败笑吗？你们就是以伟大的真主的名义连发三遍誓也没用！你们的阿语、英语都不行，不光语法一窍不通，而且无知到了无药可救的地步！我要你们写一篇参观工农业展览会的作文，可你们写的全是展览馆里的娱乐场。你们不去记述纺织工业，不描写埃及银行大楼，却大谈玩儿秋千，描写本地咖啡馆里那个卖弄风骚的舞女尼阿玛特·法赫米！”

阿里·法塔希笑着说道：

“我赞扬了肚皮舞的进步，并且认为肚皮舞对各民族的进步都具有影响。”

阿卜杜·拉乌夫喊叫起来：

“那些用女人晃动肚皮的次数来衡量民族进步的年轻人，应该受到真主的诅咒！在欧洲，人们谈论的是加快飞机的速度，我们

① 在阿拉伯语中，宾格和诈骗是同一个词。

这里却在议论舞女尼阿玛特·法赫米增加了晃动肚皮的次数！这真是末日来临前的预兆，末日肯定快到了！你们把工农业展览会当成了夜总会，不去注意看看埃及第一个飞行员穆罕默德·西德基驾驶的从欧洲飞回我国的飞机，却去盯着看尼阿玛特·法赫米肚皮上的痣，一个女人在外人面前赤身裸体，简直是可耻！那不是什么美人痣，而是应当遮住的羞体！”

马哈茂德·布希笑道：

“美人痣使羞体看上去光耀夺目！”

阿卜杜·拉乌夫申斥道：

“阿拉伯语里没有‘哈萨奈’^①这个词，正确地说美人痣，应用‘沙玛’、‘纳德巴’、‘哈勒’或者‘瓦斯玛’，具体怎么用，还得看痣的大小和长的部位。”

“尼阿玛特的痣长在她肚脐眼上面 1.5 英寸的地方。”阿里·法塔希说。

易卜拉欣·穆纳斯特利打断了阿里的话，说：

“不对，在肚脐眼下面。”

马哈茂德·布希挥着手里的尺，说：

“都不对，我可是量过了，那痣长在肚脐眼的东南面，相距 7.5 公分。”

阿卜杜·拉乌夫谢赫对学生们的厚颜无耻勃然大怒，冲着他们嚷道：

“真主诅咒你们和那个尼阿玛特！别谈她了，别谈她的痣和肚脐眼了！这不是教学的内容。你们乱扯什么尼阿玛特的肚皮，都把我搞胡涂了，我都忘了要谈的正题了。我从你们的作文里发现，

① 上文谈及的美人痣，用的均是“哈萨奈”一词。

你们对棉花种植的显著进步只字未提，却一个劲儿地描写展览馆马戏团里那个骑马蹦跳的女骑手的光溜溜的大腿；你们没有一行字谈到听见展览馆里现代化机器的轰鸣引起的激情，而对歌女拉提芭·艾哈迈德唱那些庸俗低级的歌曲形容个没完。”

学生们对谢赫把拉提芭·艾哈迈德唱的歌说成是庸俗低级大为愤慨，教室里一片吵嚷声。怎么能如此信口雌黄地评介这样的乡间民歌呢：

小河里浪花在欢笑，
我提水罐把河水舀；
攀上园里的果树，
摘下蜜桃和葡萄。
我心上的人儿哟，
下河汲水愿你跟我跑。

这是一首用方言唱的歌，但包含有修辞手法，有描写，还谈到了蜜桃和葡萄。多情的姑娘没有谈到接吻，而只是希望情人与她一起分享蜜桃和葡萄。马哈茂德·布希在作文簿里，象引论穆泰奈比^①或艾布·阿拉·迈阿里^②的警句似的摘抄的拉提芭·艾哈迈德那些低级趣味的歌曲，跟这首歌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接着，阿卜杜·拉乌夫打开马哈茂德·布希的本子，念里面引的一首拉提芭的歌词：

① 穆泰奈比（915—965），阿拉伯名诗人，诗歌多带哲理。

② 艾布·阿拉·迈阿里（973—1057），阿拉伯著名盲文豪，著有诗集《卢祖米亚特》、散文集《宽恕书》等。

当你出现在窗前，
我又惊又喜心儿怦怦跳，
窗儿呀，请半开半掩，
换个地方咱们再细细瞧。

学生们不由得啧啧连声，喊道：

“天哪，再来一遍，再来一遍！阿卜杜·拉乌夫谢赫，真是妙极了！”

阿卜杜·拉乌夫又念了马哈茂德·布希抄录的另一首拉提芭·艾哈迈德唱的歌：

可叹哪可悲，
那消逝了的失败的爱情。

“作文簿上难道可以把这样的废话写上吗？它既不是诗，也不是散文，毫无艺术和想象力可言，简直荒唐得可笑！这种东西不讲修辞，词不美，文不通，完全是低级趣味，恬不知耻！对一个爱上女人、却没有赢得这个女人爱情的男人，歌女拉提芭还要唱“可叹哪可悲”，这是什么意思？这是蔑视纯洁的爱情，是鄙薄高尚、真挚的情操，是对朱迈伊勒和布赛娜、盖斯和莱拉、欧麦尔·本·艾比·拉比阿和童贞女之间那种美好感情的践踏！拉提芭唱‘可叹哪可悲，那消逝了的失败的爱情’，实在是荒谬之极！”

易卜拉欣·穆纳斯特利站了起来，显出一副幼稚无知的样子，说道：

“谢赫，您说得对，诗人不应该说‘可叹哪可悲，那消逝了的失败的爱情’，而应该说‘可叹哪可悲，我上了年纪毕竟不中

用’！”

学生们放声大笑，声音响得连教室都震动了。因为学生们在过去几堂课里，总是逗引谢赫向大家抱怨说自己“不中用”，年纪大了，干什么事也不如以前了。

阿卜杜·拉乌夫谢赫对易卜拉欣·穆纳斯特利这打在他腰眼上的一击，故意不予理会，这一击虽然打中了要害，换个别人如果胆敢奚落他，他准会大发雷霆，把这个学生痛打一顿，再吵到学生的父母、叔叔、姨妈那儿去，可是，易卜拉欣·穆纳斯特利是福阿德国王陛下的侍从武官长萨米尔·穆纳斯特利帕夏大人的公子，不要说侍从武官长，就是宫廷仆役的一句话，也能把阿卜杜·拉乌夫一下子从高中教师贬成一个小学教师，甚至会降为一个幼儿园教师，而且这还是教育大臣动了恻隐之心，看他在公立学校任教三十年的教龄和他有七个孩子的份上。要是教育大臣不肯发慈悲，那么，他阿卜杜·拉乌夫的命运就是立即退職养老。既然在埃及政府里，“眼睛高不过眉毛”是一条人人信守的箴言，在伊斯梅尔总督时代，官员们口头禅是“老爷，蒙您赐揍，不胜荣幸”，那么他阿卜杜·拉乌夫还是假装耳背的好。因此他一碰到情况不妙耳朵就聋了，似乎既没有听到揶揄他的话，也没看见站在那里讽刺他的易卜拉欣·穆纳斯特利。他转过身来，翻着作文簿，喧闹声终于静了下来。

接着，阿卜杜·拉乌夫谢赫又扫视着学生们，说道：

“说实在话，在四十名学生中倒有一位同学懂得怎么写作文。”

“那当然是易卜拉欣·穆纳斯特利喽！”一些调皮的学生说道。

阿卜杜·拉乌夫明白，这些学生是在指责他要两面手法，这下他的耳朵又不灵便了，他自顾继续说道：

“只有一位同学的作文，没有一个语法错误，内容上也没有一处胡诌出洋相，只有他知道怎样描述工农业展览会。他写了埃及银行，谈到了它对埃及经济的作用；叙述了大马哈拉公司^①的展品，祝愿有朝一日所有的埃及人都能穿上本国自己生产的衣服。他在介绍渔业公司的产品时说‘我国有漫长的海岸线，完全能建立起巨大的渔业和海产工业’；他描写了埃及轧棉公司，提到英国人以极其低廉的价格从一贫如洗的埃及农民手里夺走了棉花。在讲述到高挂着埃及国旗驶向海洋的航运公司船只时，他回忆起古代法老们曾组织起第一支船队，去远涉重洋。在他的作文里，连由穆罕默德·侯赛因·海卡尔博士编写的，埃及电影制片厂已开始拍摄的影片《泽娜白》都提到了，他预言我国将会兴办起巨大的电影业。他的作文字里行间洋溢着人的真实情感。比如，他在描绘劳改局的展品时说，那里展出了一间豪华的卧室，里面的家具都是囚犯们用漂亮的红木手工制作的。在那些驻足观赏这些精致、考究、美观的家具的观众中，没有一个人会想到，亲手制作出最漂亮的卧具的那些囚犯们，没有床睡觉，没有褥子铺垫，他们只能睡在柏油路上，用一条破烂不堪的毯子遮身，这毯子既挡不住刺骨的寒气，也隔不开整他们肉的柏油……烧出佳肴盛饌尝不到，生产衣服的人光着身子，建造房屋者自己住旷野，制作出豪华卧具的人躺在石板和柏油马路上……在参观那些囚犯们制作的家具布置的卧室时，能写出如此充满人道主义观感的人，将来总有一天会成为了一个了不起的作家。你们可知道这个鹤立鸡群、不同凡响的同学是谁吗？”

“穆罕默德·阿卜杜·卡里姆！”大家异口同声地喊道。

^① 大马哈拉，城市名，位于埃及北部沿海，纺织业较发达。